



王世雄 / 主编

白忠德 主编

夜雨无痕

陳忠實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夜雨无痕/白忠德 编. —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2003. 12

ISBN 7-80173-108-5

I. 夜… II. 白…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367.3

中国版本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96282 号

书 名: 夜雨无痕

编 者: 白忠德

出 版: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发 行 者: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发行部

地 址: 北京东土城乙 9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李正堂

印 刷: 北京振兴印刷厂

开 本: 850 × 1168 1/32

字 数: 150 千字

印 张: 7

印 数: 0001 - 2000

版 次: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173-108-5/I · 2416

定 价: 16.8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

每朵花都有开放的权利

高建群

怀着父辈一样的感情,我为这五位年轻大学生的文章结集写一个序。我的孩子恰好与他们一般大,也在大学就读。他学的是理科,这是他自己选择的,也是我所希望的。记得我当年对孩子说,你将来可以搞任何事情,甚至捡破烂,只要能混一碗饭吃就行,但是,你不要搞文学,那是一碗强人吃的饭,那里面充满了太多的苦难。

现在,面对这本书,我知道了,缪斯之神将它的手又伸向了这五位文学青年,在这个貌似高贵实则充满了污血的文学祭坛上,将要五件祭品献上了。我知道我是没有力量劝阻他们不要踏上这条路的,因为这也许是命运的召唤。我此刻惟一能做的事情是点燃一支烟,以长辈的警觉的目光为他们的来日祝福。

文学梦是伴随着青春期的一个梦。大约每个粗通文墨的人都做过,这情形正如出天花。在牛痘没有发明的年代,每个人都要出天花的。据说那些一生没有出过天花的人,死后,化成白骨了,他的骨头上仍然要斑斑点点出一次天花。

所以我们还是顺应命运的呼唤吧！既然有梦，就让这梦做下去。虽然在文学的崎岖小路上，横七竖八地躺倒着许多失败者，但是，奇迹也许会从我们某一个身上出现的。我们只能这样想。我们只有这样想。是不是？！

这是宿命。一代又一代文学青年的宿命。

我认真地阅读了这本书中的大部分文字，这是青春的叹喟，是长大的历程。字里行间，我能窥见那一个个青春的面容和纯真的心灵。在这个物质化的世界上，已经很难再找到这样的净土了。我在阅读的时刻感到自己仿佛也突然年轻起来。

刘伟同学的文章，写得很大气，他明显地较别的同学视野要开阔一些，阅历要丰富一些。他这样一路走去，也许会有大的成就的。阅历是一种财富。当有人问高尔基什么是最好的文学早期训练时，高尔基回答：不幸的童年。刘艺同学很有才情，她有那么多青春感慨要发，这叫我又想起自己前面说过的“出天花”那个文学比喻。从门里窗里涌进来的各种生活，总能刺疼她那敏感的心，这正是一个文化人最重要的禀性。要有基督般的爱心，要对人类充满大关怀，是不是这样？她以后随着阅世渐深，一定要继续保持自己的真诚和童心。

这两位同学如果要发展，前者大约会走向更宽阔的生活，后者大约会更深入地走入人类的心灵空间。

后面三位同学李军林、赵静、孙金燕的作品我也读了。他们更多的是对青春的叹喟，经历（主要是求学历程）的倾诉，自然景物的状摹。他们自有特点和可读可爱之处，也是有希望的。当然，要想在文学的领域里有大的发展，他们还得再在炼狱中打几个滚才行。

在这个西安冬日的早晨，我说了上面的话。

打击的话同学们大约不爱听，夸赞的话同学们大约爱听。对于我来说，都是出于一种真诚，我是把他们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

的。

不管怎么说,面对这本书我是高兴的,我们这代行将老去,这场宴席将接待下一批饕食者。文学假若说还有希望的话,它的希望正在这些后来者的身上。杰尔诺文拥抱着普希金,热泪涟涟。他说,这个皇村中学的学生,就是将来要接替我的那个人!——最近,我常常想起俄罗斯文坛这个著名掌故,每一次想起也都有点热泪涟涟!

每一朵鲜花都有开放的权利!至于开得大与小、艳与素,那是另外的问题。这是我最后要说的话。

是为序

2003年12月31日上午

目 录

每朵花都有开放的权利(序).....	高建群(1)
辑一 乡村的歌	刘 伟
乡村的婚礼.....	(2)
父亲的木犁.....	(5)
电影·麦粒	(7)
布鞋.....	(9)
我从山路走来.....	(11)
想念一位带路人.....	(13)
闲话狗.....	(15)
西海固印象.....	(18)
陇东皮影.....	(21)
老陈纪事.....	(23)
陇东土匪.....	(26)
买束花送给自己.....	(30)
噢,那个雨夜	(32)
拥有孤独.....	(33)
夏天,我的爱	(34)

目 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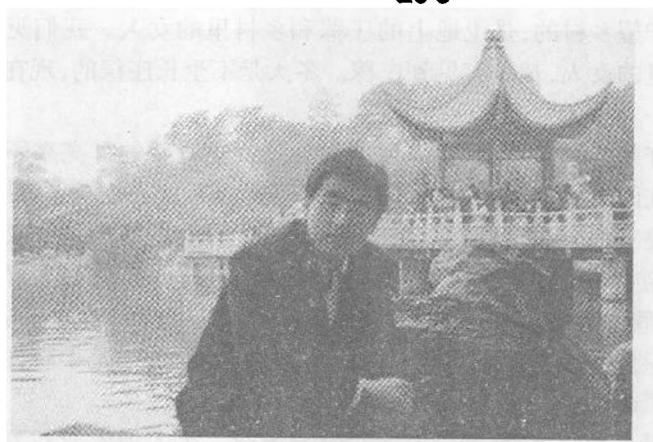
都市的咸饼干·····	(35)
四月,你踏着春天哒哒而来·····	(37)
走过长安·····	(39)
毁灭·····	(41)
辑二 零度空间·····	刘 艺
如手的岁月·····	(44)
一个人的日子·····	(46)
零度空间·····	(48)
思绪旅行·····	(51)
楼兰情结·····	(54)
梦之旅·····	(56)
怀念故乡·····	(57)
望乡的种子·····	(59)
无名小路·····	(61)
笛声潇潇·····	(63)
散文之死·····	(65)
泪琥珀·····	(67)
雨花魂·····	(69)
阿玲的愿望·····	(71)
走出寂寞·····	(73)
分享幸福·····	(76)
走过去,头顶依然是蓝天 ——致友人·····	(78)
系在头发上的爱·····	(80)
辑三 我们的世纪·····	李军林
向陈忠实求字·····	(85)
清幽小径·····	(87)

那抹绿色·····	(88)
青春的忧伤·····	(90)
燃烧的玫瑰·····	(92)
丑鱼·····	(94)
秋蝉·····	(96)
高老头·····	(98)
破碎的月光·····	(101)
孤独的风筝·····	(103)
我们的世纪(六题)	
复读初三·····	(106)
“骑马”初恋·····	(109)
老师、学生 = 东家、雇工·····	(112)
老师、学生:鸡闲狗不爱·····	(115)
麻五·笑面虎 ·····	(119)
好老师 = 镇住学生·····	(122)
辑四 季过如风 ·····	赵 静
千面生活·····	(126)
淡品人生·····	(129)
寂寞落雪·····	(131)
登攀者·····	(135)
午夏·····	(137)
品秋·····	(139)
末冬·····	(140)
朋友莫借书·····	(142)
“可爱”的礼物·····	(145)
我的大学(四题)	
从流·····	(147)

第二起跑线·····	(149)
季节大四·····	(151)
最后一课·····	(152)
写给秋天·····	(156)
独步中秋·····	(157)
坚强的透析·····	(159)
人·土地·偶像·····	(161)
无字碑·帝王陵·····	(165)
辑五 指间的阳光·····	孙金燕
时间太长了·····	(169)
夜有所思·····	(171)
那年六月·····	(175)
在别处·····	(176)
有雪曾飘落·····	(178)
校园上演“美人计”·····	(188)
血莲花·····	(193)
半局棋·····	(206)
生命不再飞扬·····	(209)
阳光,在指间轻舞·····	(210)
守望,最后的精神家园(代后记)·····	白忠德(211)

辑一

乡村的歌



刘伟，生于1980年，甘肃环县人，中国青年诗人学会会员、《中国大学生》杂志记者，已发表散文、诗歌及新闻作品近30件并多次获奖。现就读于西安某高校并为该校某社团负责人。

为人生性不羁，不拘小节，喜好文章，广交朋友。情系乡村故土，故常流露于笔端，怎奈年幼，学识浅薄，仅凭一腔故土情怀，一支生涩秃笔，岂能尽抒胸臆？于是只有拖着一身瘦骨，艰难跋涉于文章道路。自感有愧于亲朋师友，故谨将此辑，献给所有爱吾之人

乡村的婚礼

守望土地的，是乡村。

我们是从比远方更遥远的地方来到乡村的，坐了一天几夜的车，又步行了几个小时。我们见到了，见到了守望土地的乡村。

守望乡村的，是土地上的庄稼和乡村里的女人。我们见到了乡村里的女人，却没有见到庄稼。冬天是不生长庄稼的，现在是冬天。

守望乡村女人的，是乡村的婚礼。一轮清晨的月亮来不及收走撒在院子里的银辉，女人便悉悉索索地开始穿衣蹬裤了，油灯的火苗突突地向上窜着，映照在女人的脸上。女人布满了皱纹的脸便立刻生动了起来，女人要当婆婆了。当婆婆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尽管连女人自己都说不美好在了哪里，但终究是美好的。女人意识到自己有义务为这未来的美好做点什么，于是手脚便立刻麻利了起来。

男人翻了个身，却没有舍得钻出被窝。男人摸索着找到了身边的旱烟锅，在炕沿上“邦邦邦”地磕了几下，装上烟叶子，吧嗒吧嗒地抽了起来。女人便催促男人快起床，赶紧请几个人把猪杀了。女人唠唠叨叨地说着，男人并不言语，只有烟锅头上的火星一闪一闪的，似乎在说这一切都与他无关。

女人抱起一大斗颗粒饱满的麦子钻进了磨房，磨房里便传来了石磨的轰隆声，这声音传得好远好远，惹的一村子的狗吠声。紧

接着，满村的公鸡开始报晓了。

白花花的面粉落满了磨台，女人的眼睛里便出现了幻觉。那粉白粉白的，分明是即将过门的儿媳妇白嫩的面孔，还有怀里那白胖白胖的小孙孙。

男人还是找来了几个杀猪的。一股清烟从院子里袅袅升起，一大锅开水在欢快地跳跃着。几个壮汉把那头大猪摁倒在院子里，屠夫把一把尺余长的尖刀用牙咬着，双手挽着那满是油污的袖管。那不能动弹的猪发出极为尖利刺耳的叫声，惊得一村子的牛羊满圈乱冲。

那杀死并拔光了毛的猪被吊了起来，几个壮汉嘴里叼着主人发的劣质纸烟，手里的尖刀熟练地在猪身上上下游走，那情形像是在收割庄稼。男人们并没有忘记夸奖这猪喂的好，膘肥，肉多。说话时嘴里的烟就要掉下来，赶紧用半张嘴夹住，另半张嘴说话。于是与烟在同一边的那只眼睛也眯了起来。整张脸一半是舒展的，另一半却如海面上的波浪，那情形很滑稽。主人却不屑地说，都是婆娘喂的，我才懒得喂。言下之意他只有享福的份儿。

女人的姐姐妹妹和男人的姐姐妹妹也都被请来了，帮女人该蒸的蒸，该煮的煮，该烹的烹，该炸的炸，满屋子都是油烟味儿。馒头蒸了两箩筐，该够了吧，油饼也炸了不少，猪肉都切好了，就等着下锅，萝卜和白菜是在秋天就储备好了的——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女人在其他女人一致的羡慕与夸赞下招呼大家吸烟喝茶。

一天里最后的乡村牧歌在夕阳的余辉中嘹亮地响起。女人最后一次清点了有可能用到的家什，直到确信无误后，才打开新房的衣柜，让亲戚们瞧瞧儿子结婚的衣裳。女人一件件地展示给大家，如数家珍地介绍着料子和价钱。这年头兴穿西服，女人特意花四十元钱在集市上买了一件，当她报出这个数字的时候，那情形即心疼又骄傲。于是别的女人便一致夸赞女人的日子过得好，儿子娶

媳妇啥都要买最好的。

时光滑到了另一个中午，前来贺喜的客人已经来了不少了，还有一些正在往来赶。十多桌酒席也已摆好了，鲜嫩的猪肉泡在油汪汪的大碗里，上面撒了白色的葱花和红色的辣椒，一碗比一碗殷实。几支唢呐嘹亮了整个村庄。一只猫卧在院子里悠闲地晒着太阳，突然被一阵震耳欲聋的炮仗声惊起，在瞬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一匹头上系着红绸带的，毛色油光的驴子驮着新娘，在一群男人与女人的簇拥下进了院子。

这时女人在厨房的炕边上睡得正香，嘴角似乎还挂着笑容。她梦见了磨房。在磨房里推着石磨的，是一个比她更年轻的女人。

父亲的木犁

三月的阳光透过斑驳的窗户灿烂了整个下午，尘埃透过光束跳着欢快的舞蹈。父亲坐在马扎上，他的脸因为光与影的交错而同样很灿烂。一把和窗户一样斑驳的木犁摆放在父亲面前。犁柄油光锃亮，见证着木犁的岁月。

老屋传出了叮叮咣咣的声音，那是父亲在摆弄他的木犁。这声音，传出老屋，穿过院墙，传到山野的土地上，似乎是向土地大声地打着招呼。老屋的墙上，陈年的玉米垂着火红的胡须倒挂在木桩上，阳光透过墙面，墙上便有了一道道长长的玉米的影子，一串串红红的辣椒一直垂到墙角。父亲挥动锤子敲打木犁的声音惊动了玉米与辣椒上的灰尘，纷纷落下的灰尘使老屋立刻丰富而生动了起来，似乎在证明着玉米和辣椒与父亲的木犁有着某种联系。

现在，父亲扛着那把从他的父亲或者他父亲的父亲手中流传下来的木犁走在山路上。他扛木犁的姿势很庄重，如同扛着他的整个生活，因此他的脚步很稳健很塌实，他肩头的那把木犁一点也不晃悠。父亲一手扶着肩上的木犁，一手牵着一头毛色乌黑的驴子。驴子不时停下来啃路边的青草，父亲有些吃力而笨拙地扯着缰绳。山坡上，蓝色的胡麻花开得正艳，一朵朵摇曳成父亲眼中的希望。一只只蝴蝶在其中翩翩起舞。这是父亲手扶木犁耕耘过的见证，那里有春的记忆和秋的希望。

父亲挥动着 he 粗壮的手臂把一粒粒金黄色的种子撒向田里，

这种子落地时哗哗叭叭的声音优美极了。父亲仿佛沉浸到了他自己创造的这无比优美的乐曲之中。他一言不发,表情沉着而庄严。等他把撒种的木升交到我的手上时,脚下的泥土便发出了被木犁翻动的声音。阳光照耀着被父亲的木犁新翻出的泥土,那犁沟中便出现了一条起伏不平却极为优美的泥土影子的曲线。在这光和影的变幻交错中,我仿佛闻到了泥土中散发出的粮食的芬芳,那芬芳因为吸收了父亲的汗液而迅速地生长并在空气中弥漫。

父亲手握木犁的姿势在田间远去又回来,回来又远去。犁铧翻动泥土的声音通过厚重的大地传得很远很远,仿佛传到了那远古的神农时代。几千年了,年年都有一位位驼背的父亲手握木犁耕耘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从黄河到长江,从远古到如今,从未间断。

如今我生活在城里,用城里人走路的方式支撑着我的胃的蠕动。每到夜深人静时,我总能看见父亲扶着他的木犁耕耘在乡村的土地上。

电影·麦粒

前几天看报纸,说贵州的一些城市出现了“广场电影”,颇受百姓的欢迎。这城里的“广场电影”其仔细情况究竟如何,我无从知道,小时候在村头打麦场上看“广场电影”的情形,却至今也难以忘怀。

那时候村里还没有通电,看电影只能是在麦子上场以后,村里请来了放映队。因此,那时候的电影总是和麦子同时出现。电影,土地,麦子,似乎只是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表现而已。庄稼人来不及把刚脱了粒的金黄色的麦粒收进仓库,只是将它们堆放成一堆堆大小不一的,像刚出笼的馒头抑或女人丰硕的乳房一样的麦堆,便带着小孩,提着小凳,三三两两地来到打麦场上。年轻的姑娘们,则是要仔细描绘一番,打扮得如同新鲜丰硕的麦粒一样才肯露面的。

打麦场上用两根木杆扯起的银幕静默在如水的夜色中,扬声器也被高高地挂在树枝上,一台被人们忽略了柴油发电机躲在秸秆垛的后面轰轰做响,似乎在向人们证明着它的存在和价值。打麦场中央,是一堆堆大小不一金黄色硕大的麦粒以及被灯光投影的麦粒堆的黑影。人们坐在麦粒堆与银幕之间的空地上,嗑着瓜子,谈论着土地、电影、麦粒以及其他。还有人干脆就坐在麦粒堆上,似乎只有这样,心里才更加踏实些。小孩子则似乎对那些有着许多闪亮的灯泡和大小不一的轮子的放映机更感兴趣。所有这

些,取代了电影的使命,构成了比其本身更加丰富的内容。

人们在电流通过扬声器时发出的巨大冲击声中停止了交谈,静默如他们身后那一堆堆金黄色的麦粒。放的片子大多是武打的,场面往往很激烈。当然,电影里的女人大多是很漂亮的,漂亮得使我曾经怀疑他们是否来自天上,为着这丰硕的麦粒而降于人间。激烈的场面和漂亮女人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混合着麦粒的芬芳,弥漫在宁静的夜空,如午夜潮湿而润泽的露。人们走进了故事,走进了上天赋予的所有的美好与幸福,而麦粒堆前的,则是一尊尊古朴的雕像,守护着麦粒,显现出欣慰而满足的神情。此时,似乎只有电影的画面和香烟头上那星星点点的火光才能表现生命的存在。你甚至很难区分在人们、电影和麦粒之间,究竟是谁在看着谁。电影的名字几乎记不清了,好在电影的名字并不是故事的关键。

后来村里通了电,有了电视,这“广场电影”便很少有人问津了,尽管仍然是免费的。再后来,村里又多了几台叫“影碟机”的东西,这“广场电影”便销声匿迹了。只是打麦场上那成堆的,金黄色的,裸露的麦粒以及他们的芬芳,年年依旧。